

民俗采风

# 秋社

刘甲凡

秋社是我国的传统节日,它是古人祭祀社神(土地神)、庆贺丰收的节日,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与其可谓一脉相承。

秋社也叫社日,源于上古时期人们的土地崇拜。古人秋天祭祀社神,以感谢土地给人间带来丰硕的果实,让人们得以繁衍生息。秦代以前只有春社而无秋社,汉代以后开始出现春秋二社。每逢秋社,劳动人民通过祭祀社神的方式,来表达他们对风调雨顺、获得丰收的欣喜之情。当秋社到来之时,民众集会竞技,进行各式各样的节目表演,并集体欢饮、通宵达旦,非常热闹。就像唐代诗人李若水在《村家引》里写的那样:“邻老相邀趁秋社,神巫箫鼓欢连夜。”后来,这种形式逐渐演变成近代庙会之类的民俗活动了。

春社和秋社的设置,与二十四节气密切相关,充分地体现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。春社的时间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(天干第五位)日,与此相对应,秋社的时间就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。我们都知道,从立秋开始,经处暑、白露到秋分,这几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是45天,而5个戊日是50天,这样粗略算下来,秋社大约就在秋分后那几天的时间。如2025年的秋社日就是公历9月26日,农历八月初五,秋分后第三天。也就是说,秋社始终与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紧密相连。

在我们家乡,庄户人家对秋社并不陌生,民间很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谚语:“人过三十,草过秋社。”前一句是说人过了30岁就过了巅峰期(古代人的寿命很短),开始走下坡路了;后一句是说草木过了秋社,山野间的茅草籽粒也都成熟了,并开始由绿变黄。一夜淅沥的秋雨,一场萧瑟的秋风,往往三五天的工夫,漫山遍野就披上了金黄色的秋装。

# 我亲历的日寇暴行

林洪浦

我叫林洪浦,今年94岁。回顾所经历的抗日战争,曾经目睹的那些日寇暴行,我有些话要告诉后人。

我从小住在招北县(今招远的一部分)川里林家村,处在招远、黄县、栖霞的交界处,是地方武装、人民政府常驻之所,也是日伪军觊觎之地。

1941年春的一天,刚吃早饭,就听到日本飞机的轰鸣声,一枚炸弹在南屋林玉山西厢房炸响,把住在东间80多岁的老奶奶震到炕下,胯骨摔碎。老人痛苦地喊着:“痛死我了!这么大的雷呀,我这么大年纪还不记得不下雨打过这么响的雷!”我与其东邻林玉争爷爷一起,费很大劲才把她弄到炕上,可老奶奶不到10天就去世了。

过了不到三天,日本人又扔炸弹,把林世东家的锅碗瓢盆、桌子板凳、锄镰锨镐、粮盐衣物、院墙门楼夷为平地、一片焦土,一家五口失去一切生活用品,无法生活。两口子有三个儿子,最大的6岁。一家人只好闯关东,从此失去了音信。

这一年秋又一次扫荡,日本人把我村会首(村长)林殿仁抓去,要他交出粮食。殿仁说:“良民都没吃的,上哪儿找粮食?”实际上,殿仁知道粮食藏在哪里。日本人把他吊在家庙里毒打,“限三天送200斤白面到北马炮楼里领人”。后来,殿仁被枪杀在刘家西河里。他儿子在哈尔滨当瓦工,邻居的大媳妇让我去龙口,找我三叔给殿仁儿子发电报:“父急病去世,速归。”第二年,其二女儿让日本鬼子污辱,在东厢房踩着磨盘吊死了。我又去找三叔发电报,这次回来,他儿子领着老婆孩子去了东北,再没回来。

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林海田一家开山后上山拾草,晒干后挑着去黄县卖,回来在扁担头上换几斤粮食糊口。这天没回来,邻居亲友顺着林海田经常卖草的地方来回地找,天亮了,才发现他被日本鬼子枪杀在唐家北山上,头打穿了,血流满地,怀里还抱着扁担。

一天,我赶着牲口到黄县的三叔家送三婶,到了东门有日伪军把门,说是要检查,其实就是要钱。我老娘给了几元当时日本人发行的敌占区钞票,日伪军嫌少,让我把被套拿出来检查。我不愿意拿,说里面没有八路。一个鬼子从岗楼出来,照我左腿肚子踢了一脚,又照着被套刺了两刀,我老娘赶紧又给了些钱,他们才放我走。我非常气愤,想长大了一定要跟他们斗到底。

黄县离我家四十五里地,被日本鬼子一折腾,我走到离村五里路的黄县界沟刘家时,天已黑下来。忽见一人一手拿棍子,一手提篮子。走到跟前才看清,是我村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林海田的老婆,我称她大娘。大娘小脚,走起来左右摇摆,我赶紧从牲口上跳下来,让她骑上。她难为情地哭着

说:“大侄子,你可千万别对人说,我到黄县要饭了,让人笑话!你大爷让可恨的日本鬼子打死了,没有当家的,上有老下有小,我不要饭,谁给吃的,没办法呀。”

二

最残酷的一次扫荡是1942年11月22日,奶奶喊着我的乳名:“快起来,鬼子来了。”那天大雪纷飞,西北风劲吹,天气特冷,枪声四面八方都响。我抓上棉袄,提着裤子急忙往外跑,爷爷大声张罗:“牵上骡子!”我西头邻居林玉亮、林青和也各牵着骡子。我与玉亮由北埠小道向七芥我姑姑村跑,林青和向西北跑。最后,林青和自己回来了,骡子让日本鬼子抢去了。枪声渐渐地向东南方向响去,我与玉亮才敢牵着牲口往回走。走到村北头,见东庙里的学校火光冲天,我急忙跑到学校,只见南北屋四大间、西厢房两间、东墙里两大间烧得一片狼藉。东墙里东廊坊两大间原来是放置锣鼓、高跷、服装之地,那是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,周围各村耍秧歌的用具,这里也是大姑娘小媳妇在院子里踢毽子、荡秋千各显其能地比赛游戏的场所。从此,那些场景再也看不见了。

我当时读四年级,学校被烧,没有地方上学了,只好在各族家庙里上,座椅板凳是白杨树板子,两头用砖头、石块支起。

后来我才知道,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马石山惨案”。日本鬼子组织了2万多名日伪军,由冈村宁次亲自坐镇青岛指挥,妄图把我胶东军队党政机关一网打尽,全部消灭。那天,我村最惨的是欢明一家,他在村北被日本鬼子捉住,让其挑着吃的向南走,走到莫里村南走不动了,被枪杀。在我们家乡有个风俗,人死后,后人要拉着杆杖去东庙外土地庙送魂。欢明无后人,只好由新媳妇拉着杆杖、戴着白布条去送魂。街坊邻居老少爷们见此无不掉泪,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鬼子的残暴。媳妇不久改嫁,祖母得了抑郁症,不知东南西北,耳朵也聋了,不知何时死在家中,这一家人被日本鬼子害得家破人亡。

1945年8月24日烟台解放,日本鬼子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,日暮途穷。胶东五旅13团决定把地处胶东要道、经常外出扫荡的日本鬼子据点拔掉。事先由区干部部署,我村和宅科村各准备4抬担架,需要10个人,结果20多人争相报名。一夜之间,炮楼全部被炸掉,小鬼子被消灭,周围群众欢呼雀跃!

历史不能遗忘,当年日寇侵华暴行,是我一生抹不去的痛苦记忆!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我要告诉后人,要铭记历史,缅怀先烈,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!

烟台故事

# 龙泉寺传说

于建章 费振波

在牟平区王格庄镇下费格庄村东南,曾经有一座建于明代的龙泉寺,两边厢房各六间,大殿三间,殿内供奉着龙王爷神像,一年四季香火不断。1946年,龙泉寺被改为学校,1966年被拆毁并建起新的学校。关于龙泉寺的来历,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,至今在村里及周边流传。

传说几百年前,下费格庄西山有一座庙,里面供奉着佛爷像,佛爷的心脏是用一颗银锰子做的。有一年,一个外地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银锰子的消息,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悄悄地来到庙中,扒开佛像的心脏,偷走了银锰子。巧合的是,就在这天晚上,下费格庄村的会首(相当于村长)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梦到佛爷一副惨相,哭丧着脸告诉会首:“我的心脏被人扒走了,不想再在此居住,想换一个地方。”

第二天,会首带领着几户村民来到西山的寺庙一看,大惊失色:果然佛像的身上被人弄了一个大窟窿,里面的银锰子无影无踪!看到现场的惨状,会首立即回村组织几十名村民,来到西山的庙里搬迁受伤的佛像,准备把佛像搬迁到下费格庄的东堽,在东堽重新修建一座寺庙,供奉佛像。当大家把佛像抬到下费格庄村东南时,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了:三根抬佛像的很结实的杠子都齐刷刷地从中折断,众人无法前行。会首和村民们在惊讶之余,都一致认为这是佛爷看中了这块地方,就在此修建庙宇吧。于是,村里人就在此大兴土木,修建了新庙宇,名唤“龙泉寺”。

1946年春,为了让解放区的孩子们有学可上,人民政府把古寺改造为学校,吸收附近的穷人孩子来上学。“梵音转书声,寺改学堂承文脉”,这是1946年陈毅同志对龙泉寺的高度评价(《牟平下费格庄村志》)。1966年,村里规划改造,将学校拆除,另在他处新建了宽敞的学校。龙泉寺院子里有大型龙雕塑,一块三尺多长一尺多宽的龙眼石被村民们保留下来,一直放在龙泉寺的遗址上,至今让人频发思古之幽情。如今,在龙泉寺的旁边有一座大型的“龙头水库”,是1979年修建,因旁边曾有龙泉寺大型龙雕塑而得名。

